

歸正神學與我

皮敦文

刊於動力季刊 2003 年第十卷第一期

1998 年是我信仰追求過程迷惘最厲害的一年，是整個人思想最混亂的一年。那時，自覺到如果再不解決心中對信仰的疑惑，整個人可能會崩潰而廢。然環觀四周，實在無人可為助，心中的吶喊幾乎到了無聲地步。直至參加了歸正學院的課程，整個人才真正甦醒過來，心中的迷惑才一件一件的解開。

報名參加之前，我跟妻子說，如果我的迷惑現在不解開，整個人可能會瘋掉。我妻愛我甚深，她忍著疲弱的身體，與家中不佳的經濟情況，鼓勵我參加整整四周課程。那四周，整個人仿佛坐在天上聆聽教訓，裏面的乾涸開始得著充分的滋潤；身體雖也帶病，但裏面的喜樂卻源源不絕。就連唐牧師也驚訝我上到了第四週，還未顯疲態。我知道這其中原因無它，因為耳中所聽的都是純淨的言語。

現今回想過去那段在信仰上無助、彷徨、不解、困惑與不知方向的日子，不禁替自己捏一把冷汗。那時憑著初信的熱誠，在美國大學團契、回台後在台灣教會裏忙前忙後、東奔西跑，以為這樣就等於服事上帝。然而，當夜靜人深，自己單獨面對聖經之際，卻發覺心中是一片空虛。越是勤讀聖經與禱告，越是不明白其中精意；越是翻閱章節，越是困惑其中反合性的原則。

為了尋求答案，曾讀中國人喜歡的倪柝聲，讀個人經歷，讀福音書籍與其他，但總無法解答心中基本的困惑；請教團契輔導、請教神學生，甚至請教屬靈長者，還是得不到方向的指引。在那段不算短的日子裏，外表的殷勤服事終究不能壓抑心中的迷茫空蕩。一直問著自己，到底那一條道路才是對的？為什麼（在美在台）的講台，講者皆振振有詞，然耳中所聽的卻都無法解答我心中對聖經的疑惑？這基本的關卡若無法越過，更遑論要我裏面有上帝所應許得著祂滿溢的福杯。

那時，也參加唐牧師每年在台北的神學講座。雖然還不能抓略唐牧師講道全貌，但他的講道內容，每一篇均使我那遠離的心再次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唐牧師每年僅數天的講座供應我三百六十多天的信仰生活總是微薄，自知最終必須自己建立信仰體系，方能根本解決裏面的乾涸。當我知道唐牧師是以加爾文的歸正系統作為解經的原則時，便開始研讀歸正神學方面的書籍。在其間，雖然僅閱讀二三，但心中的疑惑已開始漸解。

自 1998 年受歸正系統的建造之後，發覺自己越來越明白聖經所言，越來越抓得住上帝在歷史中所織編的紅線。自己裏面也越來越沉穩，越來越能分辨。這四年多來，越來越發覺自己所不知道的實在比知道的還多，所待在基督裏的學習與長進也越來越深。

Loraine Boettner 曾說過，教會的衰敗起於她內部的不信。他進一步地指出那衰敗路線是教會放棄了神本的歸正系統，而轉入了各類型式的人本系統。美國教會就是一個最好的近例。在 1930 年代，Princeton University 任意地剔除一名指標型的歸正神學教授，J. Graham Machen，而執意走 1890 年自德國引進的新派路線。現在，經過了半世紀，美國人信仰的崩潰，使他們國家成了一個同性戀、離婚、性混亂、毒品，道德低落的地方。

2002 年七月因到美國出差，曾參加西雅圖兩間教會的主日禮拜。這兩間教會一是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另一是 The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兩間教會的建築給人神聖之感，而崇拜程序給人強烈的宗教氣氛。置身其中，感覺是甯謐莊嚴與肅穆。然而，牧師講章卻令人失望，前者講著退休的人當如何度晚年，後者談著對 911 事件攻擊者的饒恕。兩篇內容皆缺乏「道」的成份在裏面，一切都是從人出發，而不是從上帝的寶座發出。這是美國七十多年前自取其辱的結果。Machen 教授說，「任何以實用為先為主的資訊，都沒有永恆性的價值。」Martyn Lloyd-Jones 說，「人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從上帝出發。」

基督徒常不注意上帝在教會歷史中所顯的足跡。與馬丁路德同期有一位學養豐富，才高八斗的學者名叫 Erasmus（伊拉斯姆），他的學問深度不下於路德，但是他卻怯於羅馬天主教的權勢，不願與路德一起走改教路線。Erasmus 雖安穩於當時，但後人卻以他的名字創造出一個新的名詞，Erasmian，來作為對懦夫、膽小鬼等類之人的嘲諷。

再一例，倪柝聲的名聲雖揚名於中國教會，但是他的思想僅兩篇博士論文就說完了。而路德與加爾文的思想卻繼續不斷供應神學生論文的需要，歷四百餘年而不衰。這些歷史鏡子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凡不忠於上帝的道的人，不需等到基督的審判台，歷史就已經審判他了。

教會講台必須重新以上帝的道建立信仰的根基，持續不斷地以基督與他的十字架作為信息的中心。凡站講台者（無論是講道者、主日學老師、詩歌帶領者、作見證的）都要意識到一個事實，就是上帝正在我們當中「側耳而聽」，聽我們說些什麼。站講台的他（她）乃是站在永恆與暫時的交接點，是在上帝與人中間代表基督行君王、先知與祭司的職份。傳講者是講祂的話，不是講他的話；是傳祂的道，而不是傳他的道。可惜的是，人常持兩個法碼以致鈍化了警覺之心。質言之，若有人誤傳誤解我們所說的話，我們必氣憤搖頭，甚至要求那人立即更正；若我們誤傳誤解上帝的話，卻以為祂會用笑臉迎著我們。

中國教會裏有數事常令人不解。第一，作父母的總是會為孩子尋找最好的老師、選讀最好的學校、經歷最好的訓練，期望他們將來比自己更有出息，更優秀，能作更大的事。但是為什麼屬靈的父母一談到屬靈的事，卻寧可給屬靈孩子們次要

的、曾被歷史淘汰的 **side dish**，且更不願意看到他們超越自己？

在科學教育上，內容的教授準確與實驗的小心進行是非常重要的，否則無法將其成果發表在國際性的期刊。但是為什麼在比科學更高位階的神學上，我們卻可以容許自己採妥協不確的態度？世上一個學位的攻取需花上數年時間，而得到之後還必須努力鑽研才能在所屬研究領域上有所成。為什麼一個人受洗之後，卻對上帝的話採輕鬆的態度，認為不需再努力？

再者，在現今教育制度之下，最好的人才皆進台大、清大與交大，而不會去投讀神學院。為什麼神學院的畢業生站講台時卻不認清這個事實，知道台下聽眾的程度與深受後現代文化的刺激，而戰戰兢兢地準備他的講章，卻敢講說一般人不必進神學院也都能講的內容？

當我們愛自己的文化、哲學、人與(有形的)教會甚於愛上帝與上帝的道的時候，無論我們以怎樣的方式討論，期望能解決問題，終究是不可得。因為我們必然固守著我們所最愛的文化、哲學、人與教會，竭力使它們不受任何攪擾，以免破壞了其中的平衡。而人有一生存本能就是不論遇到何樣的衝擊，他的理性總是有辦法提供說詞，為他自己的行為作辯護。這也是基督徒一直無法長進的原因之一。

自 1998 年在歸正學院受歸正系統的建造之後，漸看得到前面奔走的方向。而令我訝異的是，那心中真實對弟兄姐妹的愛越來越濃郁，知人的心也越來越強烈。即使受到人的誤解與抵擋，總不改心中服事上帝的心志。經過了四年多，對我而言，那保羅所說的「基督成形在信徒的裏面」實在是一件真實的事；那約翰所說的「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也是真的。在我心中，實在感謝歸正學院的一切，沒有它在這時代的存在，我可能在這時代中就流失了。願中國基督徒能夠看見歸正系統是唯一能使基督徒真實地回到聖經的系統，而能在其中受造就。